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文艺美学的教父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6-07

[作者] 杜书瀛

[单位] 文化研究网

[摘要] 中国学界拿给世界什么？有一次，我和学界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谈天，山南海北，漫无边际，不知怎么话题落到学术的创造性与当代学者的状况。在美学史上，人们把第一个给“美学”（Aesthetica）命名（1750年）、使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称为美学的教父。我所知道的见之于正式出版物的第一个提出“文艺美学”名称的应该是我台湾学者王梦鸥先生。

[关键词] 文化研究网;美学;文艺学;鲍姆嘉;文艺美学

中国学界拿给世界什么？有一次，我和学界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谈天，山南海北，漫无边际，不知怎么话题落到学术的创造性与当代学者的状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认为我们这一辈学者，六十岁左右的，或者六十至七十岁之间的，有点“苦”，有点“惨”。

“苦”，主要指生活境遇；“惨”，主要指学术作为。生活境遇的“苦”倒没什么，惯了，各种政治运动的“苦”、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天灾人祸的“苦”、文革十年动乱的“苦”、五七干校的“苦”……都过来了，“身经百战”、“久经考验”，对“苦”已无所畏惧，倘再有什么“苦”袭来，我们可以象《红灯记》中李玉和那样唱：“谢谢妈！有妈给的这些‘苦’垫底，什么样的‘苦’都能对付。”学术作为的“惨”，却引起朋友们长时间的议论，而且内心有些悲凉，有些哀痛，有些惭愧，有些无奈。总的感觉是我们这一辈人学术上缺少作为。一位朋友说：“虽不能绝对的一概而论，但从总体上说这辈人学术的创造性不大，甚至可以说缺乏创新意识，缺乏独立精神，缺乏自由意志，因而对学术的发展贡献甚微。”一位朋友说：“有的人写了一辈子文章，到头来数一数，有哪一篇是让人能够记得住的？”另一位朋友补充道：“有的人一本接一本出专著，有谁说得出来哪一个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或命题是他提出来的？”于是，朋友们为自己这一辈人作出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判断：这是没有大家也出不了大家的一辈，他们辛辛苦苦却平平庸庸，愿意奉献却不善于创造，习惯于顺向思维而不懂逆向思维，“狼”性不足而“狗”性有余，……。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也不能全由我们这些人自个儿来负，须要仔细寻找和分析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时代的社会的的原因。——在某种时代氛围和社会禁锢之下，即使你个人很努力、很刻苦，即使你皓首穷经，把一些“经”倒背如流，又能如何？又能为中国学术和世界学术增添些什么新的东西？在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反省这些问题。是呀，我们常常埋怨世界对我们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学术重视不够，或不重视。埋怨世界上其他国家不翻译、不介绍或很少翻译、介绍我们的学术著作和理论思想。可是，为什么不想一想我们有什么东西值得人家翻译、介绍？这些东西应该是具有独创性的，对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学术发展有促进作用、有启示意义的，是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学术财富的。当然，不应该要求它放之四海而皆准，世界上根本没有永恒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术真理。但是，它应该在一定时代、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对人类学术有价值、有意义。例如中国儒家经典、道家经典、禅学经典等等，古希腊罗马、埃及、印度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经典著作、各种学说，不但在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有价值，而且在今天也没有失去意义。如果说时代久远一些的，例如在“古代”范围里，中华民族的学术思想对世界贡献多多，比世界其他民族毫不逊色；那么到了近代和现代，譬如就限定在近一百年左右，而且限定在美学和文论这个领域，谈中国对世界的创造性的学术贡献，大概底气就不那么足。俄国学者拿出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学者拿出了“新批评”，法国学者拿出了“结构主义”以及后来的“解构主义”，德国学者拿出了“现象学”、“存在主义”、“接受美学”，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提出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晚期艺术文化的“西马”理论……（再说一遍，我绝不认为这些理论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们总有某种意义和价值）；那么，中国学者拿出了什么呢？让我们反省一下，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学者、特别是六十岁或六十至七十岁左右的学者，向世界贡献出了什么可以让人称道的富有创造性的著作和理论学说呢？也许有人会批评说：你是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以西方的价值观念来看问题、来作比较，因而是片面的。那么，你就给出一个不片面的、全面的说法吧。不管怎么说，为此，我时常感到困惑，并且不觉得多么有面子。但是去年（2001）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召开的“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研讨会，使我作了一些新的思考，并且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为准备发言，我阅读了些材料，作了些考察。最后，我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看法：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是具

有原创意义的。虽然它还很不完备，但它毕竟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这可以算得上中国当代学者对世界学术的贡献吧？据我所知，西方没有文艺美学这个学科名称，俄国和前苏联也没有，日本、印度、埃及等也没有。而且好像他们之中有的人也不怎么承认这个学科名称。我在1988年与同事一起访问苏联时，曾同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名美学家鲍列夫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交谈。他当时的态度很明确：不赞成“文艺美学”这个学科名称。我当时整理的谈话记录是这样的。杜：中国理论界现在提出“文艺美学”这一新的术语，也可以说是一个学科。您怎么看这一问题？苏联有无类似的提法？鲍：（稍微思考了一下）我认为“文艺美学”，还有什么“音乐美学”，其他什么什么美学，这种提法不科学。苏联也有人提什么什么美学，但我认为并不科学。正像（他指着桌子）说“桌子的哲学”、（指着头上的电灯）“电灯的哲学”等等不科学一样，这样可以有无数种“哲学”。同样，如果有“文艺美学”、“音乐美学”，那么也可以提出无数种“美学”，这就把美学泛化了、庸俗化了。事实上美学就是美学。可以有文学理论、音乐理论、绘画理论……它们涉及到的都是统一的美学问题。后来，我在同几个年青朋友一起编写《文艺美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1998年第二版）时，在《序论》中引述了与鲍列夫的谈话，并表明了我不同的观点，为文艺美学学科创立的必要性、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和辩护，并且描述了它创立、发展的历程，用事实确证它无可否认地活着，茁壮成长着。我相信“文艺美学”会被其他各民族的学界所承认、所接纳。它一定能够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学苑一枝独具光彩的花朵。“教父”之称在美学史上，人们把第一个给“美学”（Aesthetica）命名（1750年）、使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称为美学的教父。我所知道的见之于正式出版物的第一个提出“文艺美学”名称的应该是我国台湾学者王梦鸥先生。2003年底在台湾台北市举行的《回顾两岸五十年文学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共同主持）上，中国文化大学的金荣华教授在评议我的大会发言时说，王梦鸥先生《文艺美学》并非这一学科出现的最早标志，在1969年，中国文化大学文学系就已开始讲授“文艺美学”，主持此事并讲授此课者，即金荣华教授；差不多同时，台湾的一所师范院校，也开设了文艺美学课。在大陆，较早提出文艺美学名称并竭力倡导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是胡经之教授，那么把他们称为文艺美学的教父，当不为过誉。众所周知，教父，是基督教术语，本来指公元二至十二世纪这段时间，在制订或阐述教义方面为后世基督教奠定了基础的神学家；也指教会行洗礼时为受洗者设置的男性保证人或监护人。后来借用它指称凡世某些相类似的人物。台湾学者和大陆的经之先生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的学术活动，堪当文艺美学教父之职。文艺美学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当然不是自二十世纪六十一八十年代始；正像美学思想和美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并不自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才有一样。我在1989年写的《论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先发表在1989年第3期《文艺理论研究》，后收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拙著《艺术的哲学思考》一书）中曾经说：“如果不拘泥于名称，而是看理论活动的实质内容，那么，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又可以说文艺美学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科。因为，把文艺看做一种审美现象，探讨和阐述文艺的美学规律，这在古代中国、古代希腊罗马、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日本以及古代阿拉伯各民族等等，都早已有之。”但是，中外一、两千年的文艺美学思想和文艺美学活动，却长时间无以名之，而且也长时间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正像美学在1750年以前没有被命名，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一样。历史脚步走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台湾学者王梦鸥先生出版多这本名字叫《文艺美学》的书，仅仅这个名字的使用，就应该在历史上记下一笔。但可惜的是，该书只是介绍中外自古以来重要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各种理论学说，而没有对“文艺美学”的名称、学科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等作什么界定和论述。因而使人觉得王先生使用“文艺美学”这个名称，似乎是不经意的，缺乏有意识地创立和建构“文艺美学”独立学科的理论自觉。自觉地为“文艺美学”命名、并有意识地建构“文艺美学”这一独立学科的历史任务，被有心的中国大陆学者担当起来。据经之先生在《文艺美学论·自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中自述，文革前他就曾萌发过一种意向，“想融文艺学和美学为文艺美学”；而直到开放改革之初，才得以集中精力思考文艺美学问题。他认为，艺术活动离不开审美活动，需按美的规律进行。这种艺术活动的审美本质和审美规律，应该获得系统的研究。“为了和其他美学相区别，我把这称之为文艺美学。”1980年在昆明举行的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的成立大会上，经之先生正式提出建立和发展文艺美学学科，使美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并且建议艺术院校和文学系科，开设文艺美学课程。接着，他写了《文艺美学及其他》一文，发表于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创刊号上，后经修改收入《美学向导》（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与此同时，他在北大讲坛上开设文艺美学课程，并招收以文艺美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文艺美学这个名称和主要内涵，得到不少学者认可。他们认为，文学艺术至少有“普遍、特殊、个别”三个不同层次的审美规律：首先，文学艺术同一切审美活动共有的普遍审美规律。文学艺术不过是人类审美活动、审美现象中的一种形态，它与其他审美活动、审美现象具有共同性。其次，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审美活动而独具的审美规律。文学艺术是审美活动和现象的独特形态，不同于其他审美活动和现象。再次，文学艺术的不同样式、各类体裁之间相互区别的更为特殊的个别规律。文学艺术的各种样式、种类、体裁，各具特点、规律有别。音

乐、舞蹈、建筑、绘画、雕塑、戏剧、电影、文学等等，特征各异，不可取代。每一样式之中，又有不同类别，类别之下还可细分……它们都有独自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文艺美学在研究文学艺术自身特殊审美规律时，无疑，既不能脱离那些所有审美活动共有的普遍审美规律，又要联系下一层次更为特殊的个别审美规律（音乐的、舞蹈的、文学的……等等）。但责无旁贷，文艺美学必然要着重研究文学艺术共有的这一层审美规律。音乐美学、舞蹈美学、建筑美学、电影美学、戏剧美学等等，则要着重研究各种艺术样式的个别审美规律，依次推进，层层深入。文艺美学就要在文学艺术这三个层次的审美规律的联结中研究自己的对象。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系统，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接受是其三个有机环节，探讨文学艺术的创造、作品和接受这三个方面的审美规律，就是文艺美学的对象和内容。文艺美学既需要采取“自上而下”、又需要运用“由下而上”的方法，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相结合。文艺美学离不开哲学美学、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美学，需要用“一般”来指导“个别”；同时，也需要从“个别”到“一般”，依靠音乐美学、舞蹈美学、戏剧美学、电影美学等具体部门美学，共同努力，从而揭示出文学艺术的普遍、特殊和个别的不同层次的审美规律。许多学者心中酝酿了许久却又不甚明晰的一些想法，豁然开朗。心有灵犀，心心相应，很快，文艺美学这只学界的新火把，燃烧起来了。至今，它已经燃烧了二十多年，而且越烧越旺。二十多年来，一批中国当代学者，在文艺美学学科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我在《艺术的哲学思考》一书中《论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一文里曾作过粗略的论述，现再作些补充。二十年的工作第一，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打着“文艺美学”标志或没有打着“文艺美学”标志实际上却是文艺美学的文章和专著。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略述几种专著和丛书：例如由胡经之等编辑并且由许多十分活跃的学者撰写、包含不少文艺美学论文的《美学向导》（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胡经之主编的《文艺美学丛刊》（曾出过数期），由叶朗、江溶、胡经之等发起并主编的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版数十种），王朝闻主编的《艺术美学丛书》（多家出版社分别出版，已出数十种），周来祥《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和美学规律》（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王世德《文艺美学论集》（重庆出版社，1985），杜书瀛《文艺创作美学纲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第一版、1987第二版），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一版，1999第二版），杜书瀛主编《文艺美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一版、1998第二版），等等。第二，初步确定了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和对象范围。大多数学者认为，文艺美学是介于文艺学和美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是文艺学和美学相结合的产物”（胡经之），它专门研究文学和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第三，初步厘定了文艺美学的学科位置。因为文艺美学既相关于美学，又相关于文艺学，因此可以分别从美学和文艺学两个系统测定它的位置。在美学系统中，纵向看，文艺美学处于一般美学和部门艺术美学之间的中介地位上，有人说，一般美学结束的地方正是文艺美学的逻辑起点，文艺美学结束的地方正是部门艺术美学的逻辑起点。“一般美学研究包括文艺在内的人类一切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文艺美学以此为起点，研究一般规律在所有文艺种类中表现出来的特殊规律；部门艺术美学则以所有艺术种类中共同表现出来的美学规律为起点，研究各部门艺术（如文学、音乐、绘画、戏剧……）自身的特殊美学规律。”（周来祥）横向看，文艺美学同现实美学、技术美学一起，共同组成美学的有机成分。在文艺学系统中，文艺美学是文艺学诸多分支学科中的一种，它与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艺哲学、文艺伦理学等等处于并列关系。第四，国家教育部门和学术机构，如国家教育部和各个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国家学位委员会等，已经把文艺美学确立为二级学科。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招收文艺美学方向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已培养出数批）。2001年，经国家批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文艺美学”命名的国家级研究中心。可以说，文艺美学这个学科，正红红火火地建设着、发展着、前进着。而对它的最早的命名者、倡导者王梦鸥先生、金荣华先生、胡经之先生等等，是不能忘记的。他们功不可没。没有大师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然不愿意也不能称任何一位先生为大师，而只是比喻性的称他们为文艺美学的教父——至于教父的学术成就，则另当别论。我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可以让人们称之为大师。就拿文艺美学领域来说吧，这个学科还不算成熟，甚至还远不能说成熟。具体到上面提到的几位先生，他们对文艺美学学科的开创之功，固然不可磨灭。但后续工作正期待着许多学者去做。读者也期待着更完备《文艺美学》专著问世，希望后来者有更多理论建树。2002年1月28日，于北京安华桥寓所。

